

公務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考察)

為籌辦「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赴 中國南昌市考察蒐集最新考古資料

服務機關：國立故宮博物院

出國人職稱：助理研究員

姓名：蔡慶良

出國地區：中國

出國期間：106.12.09~106.12.11

報告日期：107.01.31

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為籌辦「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赴中國南昌市考察蒐集最新考古資料

頁數 6 含附件：否

出國計劃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王姿雯/28812021ext2901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蔡慶良/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助理研究員/28812021ext2303.8426

出國類別：考察

出國期間：106年12月09日~106年12月11日

出國地區：中國

報告日期：107年01月31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劉充國 海昏侯 漢代 玉器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

摘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將於民國 107 年 9 月下旬舉辦「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由於院藏玉器多為傳世品難以判斷確切年代，以致規劃展覽選件時，對玉器年代的先後次序常感困惑。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將於民國 107 年 3 月後正式清理西漢海昏侯之子劉充國墓，此墓文物對漢代玉器分期和研究有重大意義，也對展覽展品選擇以及內容有重大啟示，所以受邀後即前往考古現場參與清理前的討論。

目 次

壹、目的.....	4
貳、過程.....	4
參、心得.....	4
肆、建議.....	6

壹、目的：

國立故宮博物院將於民國 107 年 9 月下旬舉辦「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的數量多而精，但多為清宮舊藏，難以確知何件玉器屬於西漢早期、中期或晚期，對不同器型的玉器也難辨明確切的使用功能。而西漢海昏侯之子劉充國墓的發掘與研究，對漢武帝晚期至宣帝早期的玉器、銅器、器用和喪葬制度皆有重要的啟示，也為院藏漢代玉器的年代以及藝術風格提供了判斷的標準。

史載劉充國雖僅寥寥數語，但其父祖皆為為歷史名人，祖父劉髡為漢武帝和傾國傾城李夫人之子，父親劉賀一生的經歷如同傳奇，先為昌邑王，後由霍光立為皇帝，但僅 27 日旋即被廢，又十年後改封海昏侯，海昏侯墓是當今最重要的西漢考古發現。而劉充國年僅十五即早亡於其父劉賀，墓葬緊依劉賀墓正北，規模雖不如其父，但因年代明確為宣帝初年，加上未被盜，所以出土器物及埋藏位置皆極為重要。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已將墓葬自現場移至其旁的海昏侯文物保護工作站，在正式清理之前，本人獲邀前往考察現場，討論清理的程序和需注意事項，這些心得對於院藏研究和本次展覽皆有啟迪之助。

貳、過程：

日期	地點	工作項目	備註
12/09	台北至南昌	去程	
12/10	海昏侯文物保護工作站	考察劉充國墓，討論文物清理前注意事項。	見下節心得
12/11	南昌回台北	返程	

參、心得：

一、劉充國墓M5考古現場

劉充國墓M5位於海昏侯墓園內。海昏侯墓園呈梯形，南北約141—186公尺，東西約233—248公尺，有一條外藏坑和圍牆，並有北、東門及其門闕，寢、祠堂具備，尚有園寺吏舍等建築，其內有完善的道路系統和排水設施。整體而言，墓園屬於西漢中晚期採用「漢制」埋藏的列侯墓葬，是研究此時期墓葬制度最完整的案例。

由於劉充國墓M5埋藏於墓園內劉賀墓M1正北，說明劉充國應先父親而逝，不然依漢制應另營陵園才是。參考文獻及父子之間的年齡關係，劉充國得年約15歲左右。而M5上有封土，封土周圍有排水溝，封土下有夯土基座，層位關係明確。墓前有祠堂類禮制性建築，是西漢列侯墓園首次發現，意義重大。

海昏侯墓園中，包括劉充國墓M5在內共有7座祔葬墓，此前對於祔葬墓共有兩種觀點，一為家族成員墓，一為侯妾墓。由於M5出土劉充國的銅印，可確知以前一說為是。

二、劉充國墓M5棺內文物

墓中最重要的發現是胸口上劉充國的銅印，也因此方可確認墓主人的身分。本墓計畫民國107年3月後正式清理，倘若發現骨骸，可以和劉賀墓發現的牙齒進行分析比

對研究，應是西漢考古目前重要的研究項目。棺內文物完整，玉石器集中在頭胸之間，青銅器則出土於腿部及足部和棺足板之間。雖然尚未正式清理，可看出頭部下方為禮制性玉器，最精緻的玉器為頸胸的串飾，身左側則陪葬兩件玉具劍。參考劉賀墓出土文物，劉充國墓出土器物的禮制及風格與其相同，應是父親為其子所準備之故。玉璧和玉圭壓在頭部下方，和漢代諸侯王大墓的禮制相同，說明自西周以來的圭璧制度確實在西漢時已成定制。胸口碟形佩製作精美，應是西漢中晚期的代表作，但因尚未正式清理，在泥土下只能看出複雜而不清晰的紋樣，預期對漢代美術設計有重要啟示。銅劍上的玉劍飾組件多為高浮雕，精美程度和劉賀墓出土者幾無二致，可能是劉賀所賜。但另有兩劍飾器下壓馬蹄金，左右置於手掌處，可能是作為玉握之用，此為目前漢代考古所僅見，對喪葬制度研究有重要啟示。串飾中的瑪瑙珠以及小獸，在劉賀墓中皆有出土，在新莽和東漢也偶有發現，但在西漢中期前卻相當罕見，應是此時期的新器類，由於和中亞出土文物相類，不無可能是因西漢中期武帝的對外政策才產生的交流結果。

青銅器體量皆小，且有虎、山豬等動物造型，有可能是墓主人劉充國身前的玩器，加上各式風格皆有，不乏戰國及西漢早期的器類，應是收集所得。

清理程序應先將可見的文物取出，取出過程需全程錄影和攝影，並於旁先設置好攝影棚，取出後即正式拍攝各角度及細部顯微照片，日後清理修復後再重新拍攝以比較之間的差別。串飾應在取出前即先行串接完成，避免日後誤判相對關係。若干青銅器已有損壞，應和其周圍泥土一併取出，在工作桌上慢慢整理記錄。



劉充國墓M5考古現場遠眺



劉充國墓M5棺內情形

肆、建議：

- 一、考古發現和博物館文物研究密不可分，若能加強兩領域的合作關係，必能互補有無。尤其若能結合現今 MR 及 AR 等技術，必可規劃出雅俗共賞、寓教於樂的展覽。
- 二、劉充國墓尚未正式清理，清理後必定會發現許多訊息，藉此研究可考訂院藏漢代器物的使用方式，相關文物在墓葬中的置放位置，以及器物之間的相互關係，對即將舉辦的「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深具啟發。
- 三、文物保護需要不同領域專家有效整合，才能達到最佳成效，在此個案中已充分顯示，值得本院交流學習。